

芝 麻

董改正

陈芝麻烂谷子，民间俗语，指的是无关紧要或过时的事物。

拣了芝麻丢了西瓜，也是民间俗语，说的是某人不懂选择，丢了大的捡了小的。

民间俗语是民间的态度，往往形象生动，质朴幽默，直截了当，不藏着掖着。比如说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你说咋办？那只好随他去吧。

欲扬先抑是行文的方法，是作者的诡计，但你先得承认芝麻的确不是值得收藏的东西，红木、字画、玉器、钱币等，时间越长越值钱，就连火柴盒、香烟盒、糖纸都有人收藏，上面有时间的故事。芝麻却不可以。芝麻的保鲜期是一年，第二年就不大香了，第三年就像沙子了。据说陈芝麻煮熟了养花特好，化作春泥更护花，但何必如此呢？草木灰、烂菜叶、烂果皮，埋在花根下，作用与芝麻差不多。“粒粒皆辛苦”，芝麻比稻子更形象——这里，“扬”不起来。

芝麻小而西瓜大，这也是事实，没必要去偷换概念。至于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，其实那是“形象”的比喻，跟芝麻本身关系不大。没必要为了抬高芝麻而贬低别的事物，芝麻的好，恰恰在于它的香、它的小。

香有各种香。有的香浓得化不开，初闻醉人，再闻厌人。梅香是香中的君子，淡淡的，似有还无，若无还有。一截老干，一地萧索，一咕噜一咕噜冷风，忽地来了一丝、一丝青烟似的、月光似的、笛声似的香，伸鼻子去嗅，却又没有了。芝麻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但理相同，芝麻不要做西瓜，它的作用就是点缀。

每年芝麻收好后，放在晒箕里晒干了，收好。天一冷，上冻了，母亲就开始给我外公磨芝麻粉了。说是芝麻粉，其实芝麻并不多。做法如下：先用糯米若干粳米若干，泡好了，硬冷的风里冻一夜，第二天蒸。一屋子白茫茫的水汽，一屋子香气。然后铺到晒箕里，暖阳晒，小风吹，得有一个礼拜才能干爽，这时再炒。炒开的米，叫炒米，也就冻米。然后再抓一两捧乌油油的芝麻，炒熟了，混在炒米里，到石磨里磨。最后，买几斤红糖，拌在芝麻粉里，成了。饿了，舀几勺子，干吃或冲糊糊，都香得让人咬舌头。

有一年我家芝麻歉收，小姨说今年她做。我小姨不爱干细活，直接拿芝麻磨。老爷子接到后，气得吹胡子瞪眼：“这也叫芝麻粉？！你还不如给我一瓶麻油让我冲着喝呢！”看看，不在多，而在细节，芝麻就是画龙最后那一笔：点睛。你把一条龙全画上眼睛，密集症者会晕倒。

芝麻饼其实也只是面饼中嵌一些芝麻。吃到了，舌尖上迸发一星香，缭绕于口腔之内，徘徊于胸腹之间，饼子才美好起来。就像深夜里，看到一片灯火，那是城市；看到一星灯火，那是诗情。芝麻是食物的灵感，是味觉的引信。

忽然想起淘书来。那时候我在淮河路卖书，在茫茫书海中，我先是精挑细选，然后顾客各取所需。老卞也在卖，他的书多是旧书，杂乱破旧，偶有一本品相好一点的，很快便以高价卖掉。记得我们都有人民文学社的《白鹿原》，同一个版本。我摆了十本，崭新，醒目；他只有一本，书皮卷，内页黄。他很快就卖掉了，并且价格比我定价高一半。

又顺带想起了写书。汪曾祺的散文和短篇小说，隽永，耐品，就像一粒粒芝麻。汪先生可不可以写《战争与和平》？也许行，更大的可能是不行，但又何必呢？先生的这些短章，就像星空中最耀眼的星子，永恒不灭。

需要大饼，大饼上最好有点缀的香，这才是真实的生活。就像舞台狭小，而看台宽敞，舞台是剧院的芝麻。芝麻是点缀，所以小，所以香。若是芝麻有西瓜那么大，我们剖开，说：来，这块给你，请慢用！估计你得发愁。

戴口罩的春天

黄丹丹

中午，从四川泸州去重庆机场。途中的一段，阳光灿烂。隔着车窗，依然能感觉到阳光的热烈。晒了会儿太阳，身上便出汗了。手上戴了层薄薄的一次性手套，手指被闷出了汗，湿塌塌，很难受。突然想到管医生说，他们穿防护服工作，浑身是汗。现在天暖和了，估计闷得更甚。

昨天，管医生很欣喜地说，形势一片大好。一批患者治愈后顺利出院，正在治疗的患者病情稳定，新收治入院的患者数已低至个位数。“春天来了！春天真的来了！”管医生诗人般地感叹。

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，让医生和护士变身为战士，他们披着白色铠甲冲锋上阵的形象，定格在这个和平的时代。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他们是无惧死亡的勇士。

“真不害怕吗？”我在最初采访管医生时问他。

管医生说，换装之后，人就会迅速进入角色，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更好地治病救人，所以根本就不害怕，也不是不害怕，是想不到害怕不害怕。没时间去想这个问题。

前几天，我看见一张从方舱发出的照片。照片上一位白衣勇士，坐在椅子上，手持一根导

管，远远地对着面罩。我拉大图仔细看，那防护服上写着“管俊勇”三个字。我被吓得不轻。

我忙给管医生留言，问他怎么样。然后我就不时的看手机，不知看了多少次手机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管医生的回复来了，他说自己缺氧导致头疼、胸闷。“不要紧，舱内很多同事都出现过这种情况。”管医生说，那天他的血氧饱和度降到了95%。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中，血氧饱和度在93%以下。而正常血氧饱和度应该是在99%及以上的。这些医护人员，潜伏在病毒中作战，那密闭的铠甲虽是保护的掩体，也是他们沉重的包袱。

我到了重庆江北机场。发现这里出行的旅客比我1月29日抵达时多了许多。大家都戴着口罩，排队时自觉的保持安全距离。我在洗手间洗手时，一位女士跨过我边上好几个空着的洗手池，把手伸进我正在洗手的水龙头下。我看她的穿着，像是位来自农村的大姐。我示意她按洗手液，把手对着感应区。她按照我的示意去做了。我问她去哪里工作，她大概说的是去广州。我洗好手抽取擦手纸，问她需要吗？她点点头说“谢谢”，她的目光里有怯。好在口罩可以隐去她一些不安。也许她这是第一次乘飞机吧？我们把纸丢进纸篓里，一起出洗手间。她对我说：幺妹儿好乖噢！这句四川话我听懂了。“注意安全，一路平安！”我和她道别。我们都戴着口罩，彼此看不清对方的样子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给了对方一些好心情。

在登机口，机场工作人员让我们扫码填写健康登机码。凭此码，我可以进入入城卡口及小区卡口。

我所乘的航班下午五点出发，将在晚上六点四十分抵达合肥新桥机场。终于回安徽了，我从冬天出发，在春天抵达。这真是一个漫长而遥远的穿越。

女在湖畔静静地濯发；那身段顿时也丰盈婀娜起来，迎风展姿，娉婷无加。

零星分布在村庄四周的老柳则要稳重许多，那斑驳的树皮诠释着岁月的

沧桑，那镂空的躯干证实了风雨的残酷，那折断的柳梢说明了雷电的无情。可是老柳依旧是童心未泯，精神焕发，他看到春风的小手在柔柔地召唤，立即从自己的身上绽出几片新芽来，与蜂蝶打着招呼，与鸟雀拉着家常，那别样的神韵不禁让人生发出几分敬仰来。

其实除了能给人赏心悦目的视觉美，柳絮之美更多地体现在折柳送别的习俗上。那么，古人为何要折柳送给远行之人呢？一说古时的杨柳多种在送行的大道旁，长条低垂，似有依依恋人之感；二说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，折柳是希望离别的人留下之意；三说柳条柔软，折柳送行是希望将他的心拴住。难怪罗隐留有诗云：“灞岸晴来送别频，相偎相倚不胜春。自家飞絮犹不定，争把长条绊得人。”

既然有着如此美好的寓意，我也如法炮制了一回，郑重其事地折下一根，准备潜心体验那“长条折尽减春风，情思更比柳丝长”的美妙意境；同时真切地感受到，在乡间赏柳，怎一个“赏”字了得！——因为在我看来，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美的地方，能够欣赏并拥有这种美，不仅是一种前生修来的福分，而且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！



小儿望春 汪志国 摄

季节的脚步还没有完全迈进春天的门槛，我那不甘寂寞的心似乎立刻萌生了蛱蝶之翅，想急切地奔到乡间去，这可不是为了别的什么，而是去看那“不斗秣华不占红，白飞晴野雪蒙蒙”的杨柳。

不过到乡间看柳，须把自己的眼睛装上长焦距和短镜头；同时，还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心情，是否已经被盈盈的春景曝了光。如果这一切都已恰当地完成，那么不妨轻快地迈动双脚，将最佳的赏景地点选择在沟渠旁、池塘边：满目苍翠中，最敏感的是那吹面不寒的丝丝和风；碧水烟波里，最抢眼的是那舒展随意的缎缎绿光。

风吹柳拂，光随影动，我实在无法用语言尽述那微醺的媚态，无法用双手精绘那薄醉的娇颜，只知道那被爱抚的幸福，那似乎更有些撒娇的冲动，在撩拨着我有些迟钝的感觉，在敦促着我或低吟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；或高诵：“堤边添上丝丝柳，画幅长留天地间”；或婉叹：“一帘晚日看收尽，杨柳微风百媚生”……

那些新植的幼柳，她们还没有完全从季节的怀想中拨出自己来，只在短短的枝条上结些灰白的骨朵，像秤杆上的星儿那样均匀地排列着；她们仿佛经受不住风的拉拽，同时又不甘于落后，摇得天真烂漫，那模样活像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在欢呼雀跃。最常见的是树干碗口粗细的成年柳，她们已经出落成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，那枝条如秀发一般纷垂下来，都碰到了水面，风过处柳絮激起绿波，如同窈窕的淑

柳絮之美

钱续坤